

国家经济学理论纲领：生育劳动铸造货币

何泽寿

作者主页：<https://chl.cn/lunwen> ORCID: 0009-0008-9660-2669 修订时间：2026-9-15 V58

推荐引用格式：何泽寿. (2026). 铸币论. Zenodo 预印本. <https://zenodo.org/doi/10.5281/zenodo.21260320>

摘要

为完善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本文提炼其理论纲领。新生儿锐减已对国家安全构成根本威胁。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因此“生育劳动铸造货币”是内嵌于人类经济系统中的客观事实。新生儿锐减的根源是美元霸权推向全球并主导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这一制度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产生“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导致社会分配严重失衡，使家庭部门难以婚育。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货币曲解为银行的负债凭证，并主张货币中性论，为货币垄断制度提供理论遮蔽。

国家经济学立足中华家本位文化，以生育劳动本体论为哲学根基，以人的再生产为根本研究对象，以中国明清两代“白银铸币税流失”为历史铁证，以“十元范畴”为核心骨架，以“人力资本是国家第一资本”为元定理，以社会共生人为微观行为假设；主张各国建立生育铸币制度，以此建立人本循环经济系统、实现家国共生、摆脱美元剥削和迈向生育文明新纪元，最终以共同富裕达成人类和平。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提炼出国家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贡献、学科建设纲要，最后凝练出“货币制度定乾坤”元定律。以上构成国家经济学的理论纲领。

关键词：铸币论；铸币税；货币垄断制度；生育铸币制度；国家经济学

研究说明

2025 年我国新生儿已锐减至 792 万人。若不改革，按人口学家梁建章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3 版》，到 2050 年我国新生儿将跌破 500 万人，到 2100 年或将跌破 100 万人。这将动摇国本，失去发展根基，走到“人口亡国”的危险境地。

《铸币论》建立了“国家经济学”新范式，揭示人口危机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

断制度”，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取而代之；由九篇正文组成：导论、历史理论、货币理论、改革方案、制度批判、战略理论、循环理论、国家经济学宣言、**理论纲领**，详见以上作者主页。

研究表明，我国建立生育铸币制度，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制度根基，将建成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从根本上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摆脱美元剥削，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 一、根本危机：新生儿减少已对国家安全构成根本威胁
- 二、时代之问：家庭生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都去了哪里？
- 二、国家经济学：用“生育劳动铸造货币”解除人口危机

第二章 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发现：生育劳动铸造货币

- 一、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铸造了货币
- 二、货币垄断制度剥夺了人民的货币主权
- 三、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制造社会生产过剩的核心机制

第三章 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一个关于人的科学

- 一、文化根基：家本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支撑
- 二、哲学根基：生育劳动本体论
- 三、核心问题：国家会死亡吗？
- 四、元命题：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 五、十元范畴：国家经济学的核心骨架
- 六、元定理：人力资本是国家第一资本
- 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受害者：家庭、社会、国家
- 八、根本出路：用生育铸币制度走出经济困境
- 九、生育铸币制度的运行机制：人本循环
- 十、生育铸币制度的微观基础：社会共生人模型
- 十一、战略理论：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货币制度的终极较量
- 十二、和平理论：用共同富裕打破“互噬性贫困螺旋”陷阱
- 十三、文明范式：从暴力文明到生育文明

第四章 国家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贡献与科学革命

- 一、国家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性断裂
-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局部继承与发展
- 三、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突破性贡献
- 四、为什么国家经济学是一场科学革命

第五章 国家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纲要

- 一、学科定义
- 二、学科结构
- 三、学科性质
- 四、学科定位
- 五、不可替代性

第六章 结论（元定律）：货币制度定乾坤

参考文献

正文

第一章 引言

本研究的前序篇章已建立“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本文提炼其理论纲领，推动学科发展。

一、根本危机：新生儿减少已对国家安全构成根本威胁

2020 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陷入债务高企、内需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M2 货币不断膨胀的系统性困境，酿成新生儿锐减的根本性人口危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也面临这一全球性挑战，并且在人口危机上表现得尤为集中、尤为紧迫。但与此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能够通过移民填补生育缺口，其部分州实行了禁止堕胎的人口政策，因此它拥有畸形的人口发展优势，能在全球生育衰退中独善其身，将长期占据中美博弈的底层战略优势。

合理、稳定的新生儿数量，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基础。没有新生儿，就没有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纳税人和创新活力，也就没有代际传承和文明延续。领土和主权沦丧，威胁的是国家的外部边界和政治独立，可以通过“万众一心”的集体抵抗来捍卫。

然而，新生儿持续减少是内部危机，最终消灭的是“万众”本身，将使国家失去自我存续的主体。这是任何外部威胁都无法比拟的根本危机：它威胁的不是国家的强弱，而是国家的存亡。因此，新生儿锐减已对国家安全构成根本威胁。

二、时代之问：家庭生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都去了哪里？

在全球性经济困境的背后，越来越多的人打不到工，赚不到钱，背负沉重债务，在生计困难中苦苦挣扎，使大量年轻人无法结婚和生育，也使大量婚姻家庭破裂。

这一困境的深处，隐藏着一个核心问题：家庭生育孩子创造了劳动力这一核心价值，却没有得到对等的经济回报，那么财富都去了哪里？唯有搞清楚这一问题，我们才能破解人口危机。

现在答案已经很明确：“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这意味着，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而占有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铸币税，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家庭部门生育劳动的最终成果。其中，外汇储备从表面上看是赚了外国人的钱，实际却是遭受了跨境“铸币税掠夺”的铁证。

西方主流经济学早已“一统天下”，并且对上述问题与答案长期沉默不语。所称“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指以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为代表，以“货币是银行负债凭证”和“货币中性论”为核心教条，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默认前提的经济理论体系。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稀缺资源如何配置”为研究起点，将劳动力视为外生变量（给定条件），仿佛劳动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无需家庭的生育劳动即可自然存在；它将家庭生育视为私人事务，将新生儿锐减视为人口变动的自然结果。正是这一理论体系为美元霸权推动和主导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实施跨境铸币税掠夺、侵占他国的生育劳动成果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遮蔽。

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于 16-19 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的历史进程。它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维护其剥削利益而精心筛选、资助、固化和推广的理论工具，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使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长期无法进入政策和公众视野，导致人们把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掠夺铸币税的严重后果，误认为是个人失败、自然规律或市场失灵，失去了反抗意志。正因如此，各主要经济体面对新生儿锐减的人口危机已经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越来越少，一步步滑向深渊。

在这危急时刻，“国家经济学”应运而生。

二、国家经济学：用“生育劳动铸造货币”解除人口危机

国家经济学发现：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即**货币=劳动力**，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被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遮蔽的根本事实：家庭部门用生育劳动铸造了货币，却被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劫走，沦为被剥削者，导致严重婚育困难，酿成了新生儿锐减的根本性人口危机。

基于以上发现，国家经济学主张用“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以此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的生育率和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

为进一步完善国家经济学创新理论，本文对其核心观点进行归纳总结与理论升华，形成以“**生育劳动铸造货币**”为内核的国家经济学理论纲领。为避免大量重复，本文不展开论述，读者若有需要，请回溯原文。

国家经济学以“货币本质是劳动力”为元命题，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美元霸权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批判对象，以生育铸币制度为改革方案，系统回答“货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谁服务”的核心问题；然后进一步回答，在国际竞争中，是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是谁在向谁缴纳铸币税。其本质是回答：谁在铸造货币，谁在伪造铸币，谁被别人铸了币。最终回答：铸币权应如何回归广大人民。为方便学术引用与传播，这一理论体系简称“铸币论”。

本文在综合分析研究基础上，将得出国家经济学的元定律“**货币制度定乾坤**”：在大国博弈中，谁能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支撑人的再生产，谁就能赢得未来；反之，谁被别人铸了币，谁将被偷个精光，失去未来。

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构成了国家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以“生育劳动本体论”为天地立心，以“货币=劳动力”为生民立命，以“建设桃花源社会”为往圣继绝学，以“生育铸币制度”为万世开太平。

国家经济学旨在构建一套中国经济学原创理论体系，掀起一场从“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革命。最终目标是完成从“物本经济学”向“人本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为国家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摆脱美元剥削、实现文明跃迁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第二章 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发现：生育劳动铸造货币

一、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铸造了货币

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而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用于商品交换；劳动力商品来自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因此，货币与劳动力是生育劳动成果的一体两面，即货币=劳动力，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这表明，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部门世代代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流通工具和社会化表达；而生育劳动则是货币的价值来源、价值基准和最终支持。

家庭部门从表面上看是在生育孩子，实际是在生产下一代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本质是在铸造货币。反之，没有生育劳动，就没有劳动力和社会生产，也就不需要货币。这表明，家庭生育孩子产生了货币，货币的实质是生育铸币。因此，生育劳动铸造货币，是内嵌于人类经济系统中，先于人类认知而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以上关系中，生育劳动是“种子”，孩子是长出的“庄稼”，铸币税是结出的“果实”，货币则是收割铸币税的“镰刀”。

二、货币垄断制度剥夺了人民的货币主权

（一）公平正义：货币主权属于人民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主权属于人民。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真正起点。然而自古以来，货币主权被少数群体垄断，导致家庭部门付出生育劳动，却没有货币收入，缺钱消费，得不到铸币税。这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剥削机制，是一切经济困境的总根源，严重时引起社会动荡与战乱。

（二）核心病灶：货币垄断制度

各国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货币造出来占为己有，剥夺人民的货币主权，拿去买入外汇、黄金和放贷，即通过资产购买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发行货币，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圈入银行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这是占有了生育劳动的最终成果，不劳而获。其中，外汇储备的实质是铸币税大量流向美国，并支撑起美元霸权。这表明，出口顺差越多，财富流失就越严重，而家庭部门则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三）根本矛盾：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

经济越发展，银行部门发行的货币就越多，占有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规模就越庞大，即经济增长成果（铸币税）被银行通过垄断造钱的方式攫取，而非

转化为家庭部门的民生福祉。这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造成社会分配严重失衡，使人民负债严重、消费力不足和利益受损，产生“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导致国家经济陷入债务高企、需求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和生育衰退的系统性困境。

（四）西方五百年铸币税掠夺史：从白银到美元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以近乎零成本的美洲殖民白银为工具，在中国构建起“**白银货币垄断制度**”，持续三百年窃取中国铸币税，其本质是“超级假币入侵”。这一外部冲击摧毁了中国自奴隶社会以来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逐步掏空了中国的家底，导致明清两代人力资本枯竭。

欧洲金融资本凭借中国铸币税完成原始积累，并在剥削技术升级中建立起“**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又在一战和二战前期躲避战祸而将主体迁至美国，逐步升级为美元霸权，改通过印刷美元换取他国商品，持续掠夺全球铸币税。

长期以来，银行部门通过不断发行本币买入美元外汇，正在以新的方式重演历史悲剧：美国长期对华贸易逆差（含通过第三国转口贸易），使中国再次掉入“出口优质商品（铸币税）、换取美元货币符号”的巨大陷阱。例如，2024 年中国出口顺差 0.99 万亿美元，2025 年出口顺差 1.19 万亿美元，然而新生儿却减少至 792 万人。其本质是中国人民的真实劳动成果被美元符号持续圈走，使中国家庭部门的“人的再生产”失去物质支撑，最终抽离中国的人力资本根基。可用公式表达：“**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这是白银货币垄断制度的现代翻版。若不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这一根本处破题，中国明清两代“穷得只剩下白银”的历史悲剧，必将以“**穷得只剩下美元**”的形式再度上演。

以上表明，五百年来，掠夺中国铸币税者从未换人，只是换了面具：从白银到美元，从欧洲到美国。

（五）严重后果：社会动荡与战乱

长期以来，无数妈妈缺钱消费，是因为钱被银行部门垄断了：它们把钱造出来购买外汇、黄金和放贷。前者劳而不获，后者不劳而获。这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生长在国家经济体上的“巨型肿瘤”，它附骨吸髓，使广大人民“骨瘦如柴”，酿成了新生儿锐减的根本性人口危机。因此，这一制度是国家经济困难的根源。长此下去，不排除矛盾激化，引起社会动荡与战乱，再演历史轮回。

（六）唯一出路：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把货币主权还给人民

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我们才能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和摆脱美元剥削，避免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覆辙，也避免一百年后重演历史周期律悲剧。

三、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制造社会生产过剩的核心机制

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创造了“人”，然后人再创造万物。因此，人类社会的一切财富归根结底，都源自家庭的生育劳动。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每发行一单位货币，就占有了等额的社会财富，使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导致社会分配严重失衡，造成“铸币税集中”与“货币集中”，产生严重社会生产过剩。

（一）铸币税集中

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尤其以银行债权资本金额为最大。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滞销的商品房、汽车和电器等，实际都是企业用银行贷款建造的，是银行的债权资本，处于银行的后院。以上铸币税集中于银行部门，与民生需求隔离，并且背后实际通过外汇储备而大量被美元霸权攫取。其本质是对家庭生育劳动成果的制度性占有，可称之为“铸币税剥削”。

（二）货币集中

货币发行绕开了家庭部门这个社会消费主体，直接流入贷款市场、资本市场、出口部门和虚拟经济等领域，然后通过高薪报酬、利润分配等方式大量进入极少数人手里，钱走旺户；同时大量货币滞留在金融系统内部和高利贷资本手里循环套利，展开“钱生钱剥削”。这是货币集中于极少数人，与社会消费需求隔离。

（三）货币与铸币税二元分离

国家有多少 M2 货币，银行部门就占有了多少铸币税。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而占有了天量铸币税，这是占有了财富的实质；而货币如同击鼓传花一样在人们手里周转，持币人只是得到了一个货币符号和财富的虚名。

（四）社会生产过剩

“铸币税集中”意味着银行持有天量社会财富和生产能力，需要销售（供给端）；“货币集中”意味着极少数人掌握天量货币符号却不消费（需求端）。二者叠加，就造成了严重社会生产过剩。

（五）供需断裂

大量家庭缺钱消费，导致销售、就业和婚育困难，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需求端，家庭部门普遍需要生育消费，却没有钱，导致消费不足和生育困难；另一方面在供给端，很多人想卖商品、想找工作，但是因家庭部门消费不起，只能滞销和失业，导致销售和就业困难。这种供需断裂的实质是货币被银行部门垄断了，使人们没有足够的货币来做交换媒介，导致供给与需求双方长期断裂性地存在，连接不上。

由于家庭部门无法在货币发行市场上得到增量货币，所以绝大多数人只能在货币流通市场上通过打工和借贷获得货币，不得不承受铸币税和钱生钱的双重剥削。这造成以下严重经济困境：（1）生产越扩张，商品就越积压，社会就越内卷；（2）货币越增发，通货膨胀与钱生钱剥削就越厉害，家庭就越缺钱，消费就更不足，人们就更难找到工作；（3）就业越困难，生存危机就越严重，婚育就越低迷，新生儿就越稀少；（4）新生儿越少，需求越萎缩，就业就更困难，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死局。

（六）理论遮蔽

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生育劳动计价缺失”的根本缺陷，即只关心人如何生产商品，从不关心“人自身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是见物不见人，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提供理论遮蔽。

换言之，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客观上把人当成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与工具，仿佛不需要家庭生育劳动喂养，使经济学沦为金融资本的奴婢，导致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深陷生产过剩的经济困境而无法自拔。

（七）根本出路

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将货币发行权从银行部门迁移至家庭部门，让育儿家庭赚取财富的实质（铸币税），持续培育人力资本；让企业部门能够招聘工人搞生产，持续从家庭部门赚取货币符号，实现充分就业和资本增殖；国家在产销两旺中将收取到更多的税收，用于保障民生。这将实现资本服务于人民的对立统一，最终实现家庭幸福、资本增殖、国家强盛的三赢格局，即实现“民富国强”。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AI 科技创造的财富越多，国家就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用于生育补助，让科技进步的红利直接转化为广大人民的消费能力，使科技进步真正服务于民生福祉，而非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无限增殖。

生育铸币制度改革后，国家用育儿家庭的“生育消费”去推动社会再生产，将进入“生育文明”新纪元，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终极社会理想，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富足、和谐的“桃花源社会”。

第三章 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一个关于人的科学

一、文化根基：家本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支撑

国家经济学以“家庭生育劳动”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枢纽。这一理论选择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以“家”为本的文化基因之中。

（一）家本位：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

家本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强调“家兴则国兴、家弱则国衰”的主体内涵，核心逻辑是“**国家同构**”。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尚书》“民惟邦本”的民本雏形，定型于《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与《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论述。家本位将家庭的生命繁衍与个人道德修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繁荣富强深度绑定，形成“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的价值传导链条。家本位是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个人本位”“资本本位”的核心标识。

（二）五大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大文化基因与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逻辑深度契合：

1. 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指向权力的公共性与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在中国古代王权货币垄断制度下，铸币权虽归于王室，但理论上须用于水利、赈灾、官俸、国防等公共事业，体现了“铸币权公用”的朴素实践。生育铸币制度将铸币权归还育儿家庭，正是对“公器”回归“公利”的当代继承，使货币发行从金融资本私用转向服务人的再生产这一公共根本。

2. 民本思想

“民惟邦本”最终落脚于“家为邦基”。生育铸币制度将铸币税回归生育劳动创造者，正是“利为民所谋、利为家所积”的当代实践；其核心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3. 生育文化

《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将子嗣传承作为家庭与国家延续的核心。生育铸币制度“补偿生育劳动、稳定人的再生产”目标，正是对这一传统文化的制度回应。

4. 义利兼顾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这为防止金融资本掠夺性增殖侵蚀家庭

生育提供了伦理依据，为生育铸币制度“培育民生资本、引导实业资本、约束金融资本”的协同规制逻辑提供了价值支撑。

5. 和合文化

“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这是将“家国同构”的共生逻辑延伸至全球，形成“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视野，为生育铸币制度推动全球规则重构提供了文明支撑。

以上文化基因不是生育铸币制度的“装饰”，而是该制度得以扎根、生长、延续的“土壤”。生育铸币制度之所以是“中国的”制度方案，不仅因其经济学逻辑的自洽性，更因它深深嵌入中华文明以“家”为本的精神传统之中。

二、哲学根基：生育劳动本体论

（一）核心命题

生育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元生产”活动，是一切经济价值的终极来源，是一切经济活动、社会结构、文明形态的历史本体。

（二）颠覆传统认知

传统经济学将物质生产视为经济起点，将人简化为“劳动力生产要素”。国家经济学颠覆这一认知：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创造了下一代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没有生育劳动，就没有人，也就没有生产、消费、国家、文明，世界将会荒芜一片。因此，生育劳动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价值”，是经济循环的“真正起点”，是历史的本体。

（三）对西方政治哲学根本盲区的修正

西方政治哲学家洛克、卢梭、罗尔斯共享着一个根本性的理论盲区：他们都把“人的存在”预设为无需分析的理论前提。

洛克在《政府论》中花费大量篇幅论证“人通过改造外物的劳动获得财产权”，但他的全部论证都建立在“人已然存在”的假定之上，从未追问“人从何而来”，仿佛劳动者是凭空出现的个体，而非家庭生育劳动所造就。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花费大量篇幅论证“主权不可转让”，但他的全部论证都局限于狭义的政治主权范畴，从未将“货币发行权”纳入政治主权的核心构成，仿佛政治主权可以脱离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人民可以在丧失货币主权的情况下仍然拥有实质的政治主权。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证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当如何分配权利、义务与财富，

但他将“人已经存在”视为无需追问的起点，从未将“生育劳动”的价值补偿纳入整套正义原则的考察范围，仿佛“人”是自然馈赠，而非家庭的生育劳动所创造。

三位思想家分别遗漏了财产权的根本来源、政治主权的经济维度、公平正义的根本前提。而这三者交汇之处，正是“生育劳动”这一被遗忘的政治哲学根基。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广大人民没有货币发行权，失去了最根本的经济权利，导致丧失了最根本的财产权、人民主权和公平正义。国家经济学对西方政治哲学提出了根本性质疑与修正：将“生育劳动”纳入政治哲学的根本分析范畴。

三、核心问题：国家会死亡吗？

这是一个被学界长期回避的问题。在政治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国家被预设永恒的、外生的存在：它始终在场，无需追问其存续条件。然而历史与现实的证据正在挑战这一预设：罗马崩溃了，拜占庭消失了，苏联解体了；中国自秦以降两千余年间，数十个王朝经历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完整生命周期。因此，国家会死，而且一直在死。

国家经济学提出“国家再生产”理论，揭示一个被传统理论长期遮蔽的真相：国家并非理所当然地永续存在。它和家庭一样，需要持续的“再生产”——财政的造血、公共服务的维护、治理人才的传承——才能维持运转。当人的再生产走向衰竭，国家便会走向衰亡。

当代各国普遍陷入经济困境，根源在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独占铸币税，使增量货币优先流向资本端，大量用于钱生钱剥削，使家庭部门长期缺血，再逐层传导至财政枯竭、公共服务断裂与治理人才断层，最终将使国家再生产被锁死在螺旋式下滑的长期衰退困境中。

由此产生一个核心追问：国家“活下去”的条件是什么？答案是“**家国共生**”：国家通过货币发行与公共服务托举家庭；家庭通过生育、消费与纳税反哺国家。一旦这一共生关系被货币垄断制度割裂，国家便走向自我吞噬；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重建共生秩序，国家才能避免“死亡”的命运。

四、元命题：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而是劳动力商品的表现形式，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流通工具和社会化表达。因此，货币本质是劳动力。这是国家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第一原理和第一命题。

（一）主要内涵

1. 货币的物理基础：劳动力。没有劳动力，就没有社会生产，货币就会失去价值依托，沦为毫无意义的废纸。

2. 货币的使用价值：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劳动力附着于人体，无法直接转让；人类社会创造出货币，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代表劳动力参与社会商品交换。货币投放到哪里，劳动力就会跟进到哪里；谁拥有货币，谁就拥有了支配他人劳动力的权力。因此，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表现形式。

3. 货币的价值依托：科学技术的代际传承。科学技术是历史上所有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结晶，但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去继承和发扬。家庭生育孩子，传承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产生增量商品，需要国家发行增量货币去匹配和消费。因此家庭生育孩子产生了货币。

4. 货币的价值来源：生育劳动。货币的价值不可能来自银行信用或国家信用，而必然来自家庭的生育劳动。生育劳动创造了劳动力，同时创造了货币价值，是货币的终极来源。

（二）元命题的主要公式表达

1. 货币=劳动力（本质属性）。
2. 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价值本源）。
3. 货币=生育铸币（货币的实质）。
4. 货币扩容=科技进步=劳动力价值量增长（增长机制）。
5. 货币总量=劳动力商品价值总量（生育劳动成果的一体两面）。

（三）进一步推论

从货币本质是劳动力出发，展开进一步推论：

1. 从制度论看，货币是国家强制推行的统一支付工具，禁止私自制造和拒收，因此它是国家设立的跨代代理信托工具，即对劳动力既有和未来经济产出的索取权凭证。

2. 从分配论看，货币是社会财富的凝聚形式，谁得到货币，谁就能受益，因此货币发行实际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即铸币税分配。

3. 从增长论看，家庭部门通过生育劳动创造了劳动力这一核心价值，需要通过掌握货币发行权来推动生育消费，实现按劳分配的价值闭环，否则就会需求不足，导致严重社会生产过剩。因此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核心载体和根本路径。

五、十元范畴：国家经济学的核心骨架

国家经济学提出十个“元”范畴。这是一个从经济发展的“起点”到最后“保障”的完整逻辑链条与基本分析框架，是学科建设的核心骨架。

（一）逻辑链条

元问题（人是怎么来的）→ 元理论（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元制度（货币发行制度）→ 元生产（人的再生产）→ 元价值（生育劳动）→ 元分配（货币发行）→ 元动力（生育消费）→ 元权利（货币主权）→ 元权力（货币发行权）→ 元保障（生育铸币制度）。

（二）十元范畴的具体内容

1. 元问题：人是怎么来的？

这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人设置为经济活动的给定条件，不需要分析其来源。国家经济学则进一步追问：人是怎么来的；然后回答：人是家庭部门通过生育劳动而生产出来的。这是两个经济学分道扬镳的原点。

2. 元理论：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元理论回答人类社会的根本经济规律是什么。在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生育劳动是根本范畴，派生出货币和劳动力两个核心范畴；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本质是劳动力。这是经济学两个核心范畴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派生于生育劳动本体，无法再进一步追问，因此属于根本经济规律。这一规律表明，货币主权属于人民。自古以来，人类社会长期陷入经济困境、无法自拔，根本原因在于推行货币垄断制度，违背了根本经济规律。

3. 元制度（货币发行制度）

元制度回答国家一切制度中的根本制度是什么。在人类社会的制度体系中，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财政制度、教育制度等等，都是国家运行的重要制度，但它们都建立在同一个底层制度之上——货币发行制度。货币发行制度决定了货币从哪里来、铸币税归谁所有、经济发展为谁服务，进而决定了国家的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因此，货币发行制度是决定个人命运、社会结构、国家存续和文明兴衰的底层制度，是国家一切制度中的“元制度”，即根本制度。

4. 元生产：人的再生产

元生产回答经济循环的起点是什么。社会再生产应当划分为三大部类：人的再生产部类（元生产、底层）、物质生产部类（上层）、服务生产部类（上层）。没有底层的人的再生产，就没有上层的物质和服务生产。换句话说，是先有人的再生产，然

后才有其他一切生产。

5. 元价值：生育劳动

元价值回答经济价值的终极来源是什么。劳动价值来自人，人来自家庭生育。生育劳动是一切经济价值的终极来源，是使一切价值得以成立的元价值，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价值。

6. 元分配：货币发行

元分配回答社会财富的第一道分配发生在哪里。货币本身在被发行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元分配，即货币发行者占有铸币税。

7. 元动力：生育消费

元动力回答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是什么。消费的源头在人的再生产；没有新生儿，就没有新增和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因此生育消费是一切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

8. 元权利：货币主权

元权利回答人民的首要权利是什么。既然货币是生育劳动的果实，那么货币发行权天然属于育儿家庭，因此货币主权属于广大人民。货币主权是人民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比私有财产权更为根本的“元权利”。自古以来，正是因为人民失去了货币主权，导致就业困难、社会内卷和生育艰困，严重时引起社会动荡与战乱。

历史上，人类废除奴隶制，解决的只是“人身是否自由”的表层问题，而货币主权指向的是“人的劳动成果是否归属于自己”的底层问题。虽然打破奴隶制使人从表面上“站”了起来，但是人民丧失货币主权，即便站着，其生育劳动成果被掠走，绝大多数人也只能在社会内卷中耗尽生命。其中，无数人从赚取饭钱开始，最终走到了出卖灵魂和肉体的地步，沦为“站着的或者躺着的奴隶”。因此，人身权只是元权利的外壳，货币主权才是元权利的内核。没有货币主权，人民主权与人的解放便只是一个空壳，没有实质。

以贪腐为例，这是人类社会千古无解的难题。根本原因在于，在货币垄断制度下，人们赚钱困难，一生都为了钱而活着，成为钱的奴隶，被改变了心智：学习为了钱、工作为了钱；没有钱就等于没了命。最后一些人走到了嗜钱如命的地步。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将实现“社会经济安全”，彻底解决个体的生存危机问题，人们不再需要为钱而活着，可以自由劳动、自由生活，将逐步铲除贪腐的土壤。

再以卖淫为例，这也是人类社会千古无解的难题。根本原因在于，人在无法通过

正常劳动获得生存资料时，被迫将身体作为最后的商品出卖，再逐步习以为常。其本质是丧失了最重要的人身权利，成为自由社会的奴隶。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将解决个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并通过扩大生育消费来保障个体充分就业，使人们很容易通过正当渠道获得货币。显然，这将从经济制度上彻底铲除卖淫的土壤。

再推而广之，近代史上的血汗工厂，现代社会的 996、007 加班模式，以及滥用劳务派遣压榨劳工，无不是人民丧失货币主权的必然结果。在货币垄断制度下，育儿家庭无法在货币发行环节获得生存对价，导致消费不足，引起销售困难，企业只能压榨工人、降低成本维持畸形运转，进一步引起就业内卷。人们普遍只能接受苛刻的雇佣条件，被迫延长工时、损害健康乃至生命尊严，沦为生活在自由社会的真正奴隶。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使货币主权归民，广大人民才能改变被金融资本奴役的命运，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

9. 元权力：货币发行权

元权力回答人类社会的根本权力是什么。货币发行权是一切权力的原点，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权力。货币制度的核心是货币发行权：货币发行者通常关起门来制造货币符号，然后就可以拿出来堂而皇之地换走别人的真实劳动成果。因此货币发行权决定了铸币税归属，进而决定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个体命运、婚育能力、人力资本，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能否持续、能否永续、能否生生不息。

10. 元保障：生育铸币制度

元保障回答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是什么。国家需要军队保卫，军队来自人民，而人民需要来自生育铸币制度的铸币税滋养。因此，真正能够长久保卫国家的，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也不是短期的财政刺激，而是一套能够持续培育人力资本、稳定人的再生产的根本制度安排——生育铸币制度。这一制度服务于人的生命繁衍与代际传承，是国家避免人口亡国、获得永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有了这一保障，国家才能走向家国共生、文明永续的未来。

（三）学术意义

十元范畴是对人类经济系统的底层结构发现。这一结构揭示了经济运转的底层逻辑和客观规律。它们先于任何经济学说而存在，如同人类启用货币、价值、权力、传承等词汇之前，社会已然在“生育→劳动→消费→繁衍”的循环中运行。因此，十元范畴是人类经济系统中的客观实在，而非主观性的理论构建，具有成为公理的潜力。它们是理论赖以建立的地基，而非地基之上的建筑。唯有扎根这一地基，经济学理论

才能有理有据、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承认生育劳动价值，也不承认货币权力，明显偏离了地基。实践证明，其理论体系如同空中楼阁，既解释不了“经济越发展，生育越困难”的现实悖论，也拿不出阻止新生儿锐减的有效方案，只能眼睁睁地瞧着经济系统最终走向毁灭。

十元范畴的学术意义远不止于纠偏，还在于实现三个层面的根本转向：从“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转向“人如何存续”，从“以资本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从“暴力文明（垄断铸币）”转向“生育文明（生育铸币）”。

六、元定理：人力资本是国家第一资本

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本是指一国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总和，来源于人的再生产。国家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人力资本是否充足。货币本质是劳动力，同时货币也是一切资本的外化形式和计量工具；一切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归根结底都是人力资本的物化形态；如果人力资本枯竭，将失去创造和维持各类资本的主体，使各类资本衰竭，最终使国家灭亡。因此，人力资本是国家第一资本。这一命题从元命题直接推导，指出国家发展的根本依靠在于人的再生产，明确人的再生产先于物的再生产，是国家经济学的元定理。

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受害者：家庭、社会、国家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主导了国家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是人类社会的现行根本经济制度，其内在缺陷导致国家资源严重错配，是人口危机的制度根源。这一制度的主要受害者呈现以下三个递进层次：

1. **育儿家庭**。家庭承担长达 20 年的生育劳动，向社会输送劳动力商品，却在货币发行市场上得不到任何对价，使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白白付出，导致缺钱消费。这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受害者。

2. **社会**。育儿家庭缺钱消费，导致企业商品滞销、营收下滑、生产收缩，进而引发就业困难和税源萎缩，造成社会内卷，引起生育衰退，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受害的传导层次。

3. **国家**。生育衰退导致未来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持续减少，使经济发展失去内生动力，造成国家竞争力长期受损，最终导致文明衰退。这是受害的终极层次。

以上受害者中，育儿家庭是起点，社会内卷是传导中介，国家发展不可持续是终

点。货币垄断制度看似只垄断了货币符号，实则通过剥夺生育劳动的价值，最终摧毁了国家的整个社会再生产基础。

八、根本出路：用生育铸币制度走出经济困境

（一）制度实质

生育铸币制度的实质是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

（二）主要机制

生育铸币制度能够激活内需，破解通胀、通缩和少子化困局，形成“家庭生育→货币发行→消费提升→生产响应→就业充分→经济增长→民富国强→反哺生育”的良性循环。

（三）三大收益

1. **对内：**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生育率、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将实现共同富裕和修复国家再生产，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制度根基。

2. **对外：**摆脱美元剥削，终结西方金融资本对中国持续五百年的铸币税掠夺史，最终瓦解美元霸权。

3. **文明：**推动人类社会从“暴力文明”迈入“生育文明”新纪元，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富足、和谐的“桃花源社会”。

九、生育铸币制度的运行机制：人本循环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国家以“人的再生产”为经济循环的起点、终点和核心驱动力，将增量货币经由央行、社保部直达育儿家庭培育民生资本，激活刚性物质消费与潜在人力服务需求，推动物质和服务生产的精准响应与就业充分吸纳，形成“货币主权归民+物质产销平衡+服务消费升级+社会互助深化”的经济循环新生态。其实质是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实现内生性经济增长，并实现“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

生育铸币制度将推动经济发展回归“人的再生产”本源，服务于人的生存、繁衍与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和民富国强的社会理想。这一制度将催生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是打通经济循环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将推动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生育铸币制度的微观基础：社会共生人模型

“社会共生人”是适配生育铸币制度的人性假设模型。它认为个体是嵌入“个人福祉—社会运转—文明传承—劳动价值实现”协同系统中的生命主体。个体的行为选择，既受自利动机驱动，也受家庭责任、社会认同、代际关怀与国家发展的影响和约束；他们既关注当前收益，也重视长远发展与文明延续。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模型，将人简化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孤立个体，抽离了家庭、代际与社会关系；而社会共生人假设模型承认人的决策始终受到家庭纽带、社会关系和代际传承的深刻塑造。在这一视角下，生育、劳动、消费、储蓄、创新等行为，不仅是实现个体利益的工具，也是个体参与社会共生、传承文明价值的方式。

社会共生人模型为“生育铸币制度”提供了微观行为基础：当生育劳动获得制度性的经济回报时，个体便不再需要在“养自己”和“养后代”之间做零和选择。生育不再是纯粹的“成本负担”，而是嵌入个体生命意义与社会文明延续之中的价值创造行为。

社会共生人模型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把“家庭生育劳动”重新放回了经济学分析的中心，并以此为基础，重构了从微观行为到宏观制度的完整逻辑链条，撬动了经济学的底层逻辑：从“人口是给定的”到“人口是被生产出来的”，从“经济服务于资本”到“经济服务于人的再生产”，从“物本经济学”转向“人本经济学”。

十一、战略理论：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货币制度的终极较量

中美在贸易摩擦、科技封锁、地缘博弈、意识形态对抗等维度的交锋均属于表层矛盾，根本矛盾是长达五百年持续上演的铸币税掠夺与反掠夺斗争。

美元霸权依托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构建起“中心国家占有铸币税（发行美元），外围国家出卖劳动力（赚取外汇）”的核心权力结构，持续掠夺全球铸币税。并且美国用“自由民主”的面子包裹了“铸币税剥削”的里子，欺骗世人，占据了掠夺铸币税的显著优势，使中国长期处于“铸币税流失”的显著劣势。

中国的破局之道在于开展“生育铸币制度”改革，使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用于培育人力资本。这将摆脱美元剥削，阻止中国明清两代长期遭受西方铸币税掠夺导致“穷得只剩下白银”的历史悲剧重演。这既是货币制度之争，也是暴力文明与生育文明的人类命运对决。

十二、和平理论：用共同富裕打破“互噬性贫困螺旋”陷阱

全球动荡与冲突的经济根源是“互噬性贫困螺旋”陷阱，而共同富裕（货币主权回归+资本协同规制）是打破这一螺旋、实现人类和平的唯一路径。

在自奴隶社会以来的货币垄断制度下，金融资本通过“铸币税剥削”与“钱生钱剥削”的双重掠夺，对实业资本与民生资本实施系统性侵蚀，产生“金融资本无限增殖→实业资本持续萎缩→民生资本逐步清零→社会强制重构”的共同毁灭循环，最终引发社会动荡与战乱，导致历史周期性轮回。其三重传导路径为：（1）金融资本掠夺→民生资本清零→消费底座塌陷；（2）实业资本萎缩→就业机会减少→收入增长停滞；（3）全球贫困扩散→市场空间锁死→增长动能枯竭。

人类实现和平的根本出路在于，各国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筑牢共同富裕根基，确保民生资本稳定增殖；以共同富裕为导向，阻断民生资本、实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无序转化，构建“消费旺盛→实业繁荣→就业充分→社会稳定→全球共赢→人类和平”的正向循环。因此，共同富裕不仅是打破互噬性贫困螺旋的唯一路径，更是全球走出经济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引擎，而人类和平就是这一路径的必然结果。

十三、文明范式：从暴力文明到生育文明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生育铸币制度，对应暴力文明与生育文明两种范式，并指向了两种人类未来。详见下表：

暴力文明与生育文明对比表

维度	暴力文明	生育文明
货币制度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美元霸权）	生育铸币制度
货币锚定	银行信用、外部资产	生育劳动
分配逻辑	掠夺铸币税，金融资本无限增殖	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
经济循环	外需驱动、依赖美元	内需主导、自主循环
人力资本	生育衰退、人力资本枯竭	生育恢复、人力资本积累
国家存续	国家再生产梗阻，走向衰亡	家国共生，国家再生产正向循环
全球秩序	“中心—外围”等级结构	普惠共生、多元共治
终极宿命	文明早衰、自我毁灭	共生共荣、文明永续

暴力文明的显著特征是“文明早衰”。所谓文明早衰，是指经济快速发展，科技

先进、物质丰裕，然而新生儿锐减、代际传承衰竭。长此下去，将是内部价值认同瓦解、社会活力下降、人力资本枯竭，最终走向社会动荡与战乱的自我毁灭。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将进入生育文明新纪元，实现共生共荣与文明永续。这将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大跃迁。

第四章 国家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贡献与科学革命

国家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贡献从三个方向展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本性断裂，推动范式转换；局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展开关键性的理论创新；用“生育劳动”重构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范畴，以此重构政治经济学的底层逻辑。三者合在一起，构成一场经济学的科学革命。

一、国家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性断裂

国家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贡献，首先体现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根本性断裂。这不是同一范式内的观点分歧，而是在基本假定、核心命题、价值标准与解题方式上的分道扬镳与范式超越。

（一）基本假定上的断裂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稀缺资源如何配置”为起点，在它的核心分析框架中，一切资源都是给定的，根本问题是“怎么分配”。国家经济学则以“生育劳动”为起点，主张人不是给定的，根本问题是“人是怎么来的”。这是两个经济学分道扬镳的原点。由此出发，二者在以下基本假定上形成对立。

1. 劳动力来源

主流经济学把劳动力视为“给定的生产要素”，只研究劳动力如何配置，不追问劳动力如何被生产出来。国家经济学则把家庭生育劳动视为“元生产”活动，是经济循环的真正起点，而劳动力则是生育劳动的产物。

2. 货币本质

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和中性面纱。国家经济学揭示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铸币税等于生育劳动成果。

3. 人的假设

主流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微观基础，把人视为孤立、自利、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子化个体。国家经济学以“社会共生人”为微观基础，把人视为嵌入家庭、社会、文明与代际系统中的生命主体。

4. 经济的性质

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视为一个“资源配置系统”，核心是物的效率。国家经济学把经济视为一个“人的再生产系统”，核心是人的存续。

5. 国家与文化前提

主流经济学把国家预设为永恒、外生的存在，并以个人本位、资本本位为隐含文化前提。国家经济学则追问国家“活下去”的条件，提出“国家再生产”理论，并自觉以中华家本位文化为根基。

根本断裂在于：主流经济学把“人已经存在”当作无需追问的起点，把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视为自然前提；国家经济学则追问“人是怎么来的”，把生育劳动确立为历史本体，把货币发行权视为必须接受人民检验的“元制度”。

（二）核心命题上的断裂

在核心命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物的再生产”为核心，国家经济学以“人的再生产”为核心。国家经济学实现了从“物的再生产”到“人的再生产”的元理论重构，两者在十个关键命题上形成对立。

1. 货币起源

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起源于交易便利，是市场自发演化的产物。国家经济学认为货币起源于生育劳动，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是国家设立的统一支付工具。

2. 铸币税归属

主流经济学认为铸币税是银行发行货币的正当收益。国家经济学指出铸币税等于生育劳动成果，应归还育儿家庭，银行部门占有铸币税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

3. 货币发行

主流经济学把货币发行视为央行的技术性操作和宏观调控工具。国家经济学指出货币发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谁发行货币，谁就占有等额社会财富，即占有了铸币税。

4. 人口与经济关系

主流经济学把人口视为外生变量和经济增长的背景条件。国家经济学把人口视为经济的内生驱动力，生育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

5. 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的根源

主流经济学归因于市场失灵、需求不足和周期性波动。国家经济学将其归因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铸币税集中与货币集中导致供需断裂。

6. 通货膨胀

主流经济学归因于货币超发、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国家经济学指出通货膨胀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必然结果，其本质仍然是通货紧缩，即大量人口没有消费力。

7. 市场性质

主流经济学把市场视为“资源配置的自动机制”，价格是供需信号。国家经济学把市场视为“劳动力价值实现的社会机制”，货币发行权归属决定市场的根本性质。

8. 价格形成

主流经济学认为价格由供需决定，是客观数值。国家经济学认为价格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社会协商+货币表达”的三层结构，货币发行权归属是价格形成的根本变量。

9. 国家与资本关系

主流经济学认为国家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国家经济学认为国家是组织人民搞内部生产的经济堡垒，资本必须服务于人的再生产。

根本断裂在于：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物的再生产”。国家经济学的核心是“人的再生产”。主流经济学将货币视为中性面纱；国家经济学将货币视为生育劳动的果实和收割铸币税的“镰刀”。

（三）价值标准上的断裂

在价值标准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国家经济学对“什么是好经济”“为谁服务”的判断截然不同。

1. 什么是好的经济

主流经济学坚持效率优先、增长至上，资本增殖是核心目标。国家经济学坚持人的再生产优先，共同富裕是核心目标，资本增殖只是手段。

2. 衡量经济的尺度

主流经济学以 GDP、增长率、通胀率、失业率为尺度。国家经济学以新生儿数量、人力资本充足度、人的再生产是否可持续为尺度。

3. 分配正义起点

主流经济学认为分配发生在生产之后，关注工资、税收、转移支付。国家经济学指出分配发生在货币发行的那一刻，货币发行是“元分配”，铸币税归属决定分配是否正义。

4. 资本的排序

主流经济学把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视为核心，人力资本只是要素之一。国家经济

学把人力资本确立为“国家第一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是人力资本的物化形态。

5. 发展的目的

主流经济学认为发展是为了满足无限增长的消费需求。国家经济学认为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的生命繁衍与代际传承。

6. 对发达国家的定义

主流经济学以高人均 GDP、高度市场化、资本发达、技术先进为标准，即便生育率暴跌、家庭负债高企仍可称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人的再生产可持续为标准，即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并批判现有发达国家是“虚假发达”和“文明早衰”。

7. 终极社会理想

主流经济学指向自由市场、民主法治、福利国家。国家经济学指向富足、和谐的“桃花源社会”，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和民富国强。

根本断裂在于：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为中心，价值归宿是资本增殖；国家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归宿是人的生命繁衍与代际传承。主流经济学认为“公平”是货币再分配的问题；国家经济学认为“公平”的起点是货币元分配，即货币发行权的归属。

（四）解题方式上的断裂

针对当前一系列经济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国家经济学的解题逻辑存在层次上的根本差异。

1. 面对经济困境

主流经济学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内部修补，调整利率、量化宽松、财政刺激、债务货币化。国家经济学主张用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从货币发行端重构分配逻辑。

2. 面对生育衰退

主流经济学采取生育补贴、育儿假、税收优惠，在货币流通市场上搞再分配。国家经济学主张在货币发行市场上直接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把铸币税归还育儿家庭。

3. 面对内需不足

主流经济学在国内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发放消费券，但钱来自财政或债务，不可持续；在出口端支持扩大净出口，但导致铸币税流失，同样不可持续。国家经济学则主张通过生育补助发行基础货币，形成人口消费力，把货币发行与人的再生产绑定，用内需主导替代外需驱动，建成消费强国。

4. 面对出口顺差

主流经济学把出口顺差视为科技实力与经济竞争力的表现，并且把它评价为赚了外国人的钱，因此主张继续扩大出口、保持顺差。国家经济学则揭示：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因此主张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减少出口依赖，从根本上终结“用孩子换美元”的悲剧发生，逐步瓦解美元霸权。

5. 面对国家存续

主流经济学把国家视为永恒存在的外生主体，不认为国家能否存续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国家经济学提出“国家再生产”理论，追问国家“活下去”的条件，指出货币制度决定国家存亡。

根本断裂在于：主流经济学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寻找政策工具，其政策主张是“止血”；国家经济学认为任何局部调整都无法化解根本矛盾，必须更换货币发行制度本身，政策主张是“换血”。

（五）其他根本性断裂

除上述四个维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国家经济学还存在以下重要断裂。

1. 历史观

主流经济学认为历史是线性的现代化进程，市场经济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国家经济学揭示自16世纪以来的五百年历史是“铸币税掠夺史”：从白银到美元，从欧洲到美国，掠夺者从未换人，只是换了面具。

2. 文明范式

主流经济学隐含“暴力文明”，即垄断铸币加武力争夺。国家经济学将文明划分为三纪元（血缘文明、暴力文明、生育文明），主张用生育铸币制度开启第三纪元，终结以货币垄断为核心、以武力争夺为手段的暴力文明。

3. 对国家的理解

主流经济学把国家视为政治统治工具，或市场运行的制度背景。国家经济学把国家视为一个大型生产组织，是一个以人口为基础、以货币为血液、以资源为支撑、以制度为保障的“经济堡垒”，国家需要用生育铸币制度来推动“再生产”，否则会死亡。

4. 对货币主权的定位

主流经济学把货币发行视为央行技术性操作，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工具。国家经济学把货币发行权视为“元权力”，是一切权力的原点；货币主权是比私有财产权更根本的“元权利”。人身权只是元权利的外壳，货币主权才是元权利的内核。

5. 对贫困与战争的解释

主流经济学把贫困归因于生产力不足、教育不够、制度不完善，把战争归因于资源争夺、意识形态冲突。国家经济学揭示：贫困是铸币税被货币垄断制度截留；战争是“互噬性贫困螺旋”的最后重构手段——金融资本无限增殖，实业资本萎缩，民生资本清零，社会强制重构。

7. 对科技进步的理解

主流经济学倾向于认为科技进步自动带来福利提升，AI 可以替代劳动力。国家经济学指出：科技进步需要家庭生育孩子来传承，否则会失传；AI 没有生命主体，不能取代人的消费；科技越进步，越需要发行更多货币用于生育补助，让科技进步红利转化为人民消费能力。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局部继承与发展

国家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关键性的理论创新。

1. 继承

国家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大核心立场：一是以人民为主体，坚信劳动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二是劳动创造价值，承认物质生产劳动是社会财富的直接来源；三是维护被剥削者利益，坚定站在广大劳动者和普通家庭一边。

2. 拓展

国家经济学将“劳动”范畴从物质生产领域延伸至人的再生产领域。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劳动主要是工厂内的生产劳动、田间地头的农业劳动，而国家经济学进一步追问：这些劳动者本身从何而来？然后回答：家庭对下一代劳动者的生产，本身也是一种劳动：生育劳动。这一拓展并非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而是将其逻辑贯彻到底：既然劳动创造价值，那么生产“劳动者”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而且是最根本的价值。

3. 创新

国家经济学提出了三个原创性命题：“生育劳动本体论”将生育劳动确立为一切经济活动的逻辑起点；“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揭示了货币的价值来源是生育劳动；“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则直接指出了货币垄断制度的剥削本质：银行部门独占的铸币税，正是来源于家庭生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以上继承、拓展与创新，共同构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三、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突破性贡献

国家经济学立足于生育劳动本体论，对洛克、卢梭、罗尔斯三位西方经典政治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作出底层修正，弥补其理论体系中货币发行权的根本盲区。这一修正，同时也是对政治经济学底层逻辑的重构。

1. 修正洛克财产权理论

洛克论证财产权，建立在“人已然存在”的假定上，从未追问“人从何而来”。国家经济学指出，育儿家庭通过生育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理应享有货币发行权，得到铸币税。因此，财产权的根本来源，不是对物的占有，而是对人的再生产。

2. 修正卢梭人民主权理论

卢梭论证人民主权不可转让，但局限于政治主权，未将货币发行权纳入其中。国家经济学指出，货币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实质性经济内核，缺失货币主权的人民主权只是“半程实现”。人民拥有选举权远远不够，还需要拥有铸币权。

3. 修正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

罗尔斯论证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将“人已经存在”视为起点，未将生育劳动的价值补偿纳入正义原则。国家经济学指出，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使家庭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导致社会公平正义无法根本实现。只有推动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真正起点。

洛克、卢梭、罗尔斯分别论证财产权、人民主权、公平正义，但都预设“人已经存在”。国家经济学指出，三位思想家都遗漏了“生育劳动”这一根本前提——洛克未追问财产权的根本来源，卢梭未将货币发行权纳入人民主权，罗尔斯未将生育劳动的价值补偿纳入正义原则。货币主权是人民主权的经济内核；没有货币主权，财产权、人民主权、公平正义都是空壳。

国家经济学并非否定洛克、卢梭、罗尔斯的思想遗产，而是在他们停步之处继续追问：如果财产权、人民主权与公平正义都以“人”的存在为前提，那么支撑这一切的，正是被遗忘的“生育劳动”。

以上修正表明，国家经济学不只是一门经济学，同时也是一套崭新的政治哲学：它以“生育劳动”为根本范畴，重新定义了财产权、人民主权与公平正义的起点。而这三者恰恰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预设前提与根基。重构它们，等于重构了政治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是对其核心理论的根本性重构。

四、为什么国家经济学是一场科学革命

国家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基本假定、核心命题、价值标准、解题方式上存在根本性的断裂。为什么这是一场科学革命，而不是一次普通的理论创新？

依据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判据，一场理论变革要构成科学革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旧范式出现系统性危机，无法在自身框架内解决核心难题；第二，新范式提出与旧范式不可通约的基本假定；第三，新范式能够解决旧范式无法解决的难题，并开启新的研究传统。以下逐条对照。

第一，旧范式出现系统性危机。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稀缺资源如何配置”为起点，以“货币是银行负债凭证”和“货币中性论”为核心教条，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默认前提。面对当前全球性的债务高企、内需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生育衰退，它只能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内部修补：调整利率、量化宽松、财政刺激、债务货币化。这些政策无法化解危机，因为危机的根源恰恰是旧范式默认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前提，而这个制度不是它能够批判的对象。

库恩指出，当旧范式面对反常现象不断增多、却无法在自身框架内消化时，就进入了危机阶段。西方主流经济学当前面临的，正是这样的系统性危机。

第二，新范式提出与旧范式不可通约的基本假定。

国家经济学没有在旧范式内修补，而是从起点上开始置换地基：

1. 旧范式把“人”当作给定的生产要素；新范式追问“人是怎么来的”，把生育劳动确立为历史本体。

2. 旧范式把“货币”当作中性的交易工具；新范式把货币还原为劳动力的替身，把铸币税还原为生育劳动成果。

3. 旧范式把“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当作自然前提；新范式把货币发行权视为人民主权的内核，主张货币发行制度是必须接受人民检验的“元制度”。

这三条置换，不是对旧范式的补充或修正，而是对旧范式地基的替换。

第三，新范式能够解决旧范式无法解决的难题。

国家经济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它在置换地基之后，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替代方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把铸币税归还育儿家庭。这一改革方案直面旧范式无法解决的核心难题，将从根本上走出经济困境、破解人口危机、摆脱美元剥削、实现文明跃迁，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

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的经济难题，正是它们的默认前提（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的产物。而国家经济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前提，从而打开了新的解题空间。

此外，国家经济学局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推动其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的同时，也与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条化、不与时俱进的做法决裂，并且用“生育劳动”重构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范畴，进而重构了政治经济学的底层逻辑。

综合上述，国家经济学与传统经济理论，不是同一范式内的观点分歧，而是范式本身的更替；不是观点的分歧，而是地基的置换。旧范式陷入系统性危机，新范式提出不可通约的基本假定，并且能够解决旧范式无法解决的难题。这符合库恩所定义的科学革命的全部特征。因此，这是一场经济学的科学革命。

第五章 国家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纲要

一、学科定义

国家经济学是一门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以人的再生产的价值创造为核心、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原创经济学理论体系。它以“货币本质是劳动力”为元命题，以“生育劳动本体论”为哲学基础，以“生育铸币制度”为核心制度主张，以“家本位”为文化根基，以“社会共生人”为微观行为假设。

以上人的再生产，主要以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为起点和核心，但并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学校、单位和社会其他场景中围绕人的知识传递、能力培养、技能习得和价值养成而展开的传帮带活动。两者共同构筑起了人类社会的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是人的再生产的完整内涵。

二、学科结构

国家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学术框架。目前已完成理论奠基，但这座学科大厦的全面落成，需要跨学科、多代际的学者共同添砖加瓦。以下勾勒出学科建设的五个层次：原理、制度、发展、战略、文明。这既是一个逻辑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也是一份向学界发出的共建邀请。

（一）国家经济学原理

1. 元理论：货币本质是劳动力。
2. 本体论：生育劳动是一切经济活动、社会结构、文明形态的历史本体。
3. 价值论：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

4. 制度论：货币是国家设立的统一支付工具，其实质是跨代代理信托工具。
5. 分配论：货币发行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即铸币税分配；其次是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再分配，包括工资、税收、财政刺激、转移支付等二、三次分配。
6. 增长论：生育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
7. 社会再生产理论：货币、科学技术、劳动力商品价值同步扩张规律。
8. 生产要素论：生育劳动是一切经济价值的根本来源；科学技术是历史上所有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结晶；货币是国家设立的主要生产工具；资本是指用于发展经济的本钱；人力资本是国家第一资本。

（二）国家经济制度学

1. 制度批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运行机制与危害。
2. 制度建构：生育铸币制度的必要性、方案设计与可行性。
3. 资本制度：通过培育民生资本、引导实业资本、约束金融资本，确立“资本服务于人”的制度底线；核心是分析在“人本位”下，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如何服从并服务于人的再生产，而非反向支配人本身。
4. 比较制度：王权货币垄断制度、白银货币垄断制度、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美元霸权的历史演进。

（三）国家经济发展学

1. 循环理论：人本循环的五维框架与运行逻辑。
2. 市场理论：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
3. 增长理论：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实现内生增长，使科技进步在“替代劳动力”的同时“赋能人的再生产”。
4. 微观基础：社会共生人模型。

（四）国家经济战略学

1. 大国战略：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货币制度的终极较量。
2. 全球战略：瓦解美元霸权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科技与产业战略：构建服务于“人的再生产”的科技与产业体系，支持人的生存、繁衍与全面发展；预防和阻止如同生产“鸦片毒品”那样的科技发展与畸形运用。
4. 现代化战略：生育铸币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对接。

（五）国家经济文明学

1. 历史规律：货币制度决定文明兴衰。
2. 国家理论：国家自身的再生产——家国同构与家国共生。

3. 人类和平：用共同富裕打破互噬性贫困螺旋。

4. 文明范式：从暴力文明到生育文明——以人本位取代物本位（黄金、美元）作为经济发展根基。

5. 科技文明观：科学技术需要家庭生育孩子来继承和发扬，否则会失传。科技的目的是解放人而非驯化人，应反哺人的身心健康、能力提升、代际传承与生命尊严；要阻止科技朝向拥有“生命意识”的方向发展。

6. 文化根基：家本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基于生育劳动本体论视角对全球一切优秀文化的充分吸纳。

7. 终极理想：建设真正的发达国家——富足、和谐的桃花源社会，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和民富国强。

综合上述，国家经济学的学科结构遵循“原理奠基→制度设计→经济发展→战略展开→文明升华”的五层递进逻辑。第一层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确立国家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第二层回答“建什么”和“破什么”，完成制度批判与建构；第三层回答“如何运转”，阐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第四层回答“如何竞争与实现”，展开大国博弈与现代化路径；第五层回答“走向何方”，将经济问题升华为文明存续与人类命运的终极追问。以上五层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按照《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国家经济学从抽象的哲学命题出发，经由严密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分析，最终抵达可操作的战略方案与可达成的文明理想，实现“形而上”（哲学根基）与“形而下”（制度方案）的有机统一。

三、学科性质

国家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基础，融合哲学、人口学、政治学、历史学、制度分析、文明研究的交叉性、原创性学科。它不从属于任何现有学科分支，而是对现有经济学范式的一次根本性重构。

四、学科定位

国家经济学以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定位，确立其作为全新学科范式的独立地位：

（一）以生育劳动为根本范畴

生育劳动是一切其他劳动的前提。没有生育劳动，就没有人，也就没有任何经济可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不应当是“给定的资源”或“给定的劳动力”，而应当是“人自身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因此，国家经济学的根本范畴是生育劳动。

（二）是“人的科学”

国家经济学是一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研究人类如何通过生育劳动与普通劳动实现自身再生产，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分配与共享劳动成果的科学；它是以生育劳动为根本范畴，以人为主体的、目的、尺度和根基，研究人类价值创造、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及其规律的科学。它以关照生命、承载温度、服务人民为根本使命，因此是“人的科学”。

作为人的科学，国家经济学将从以下九个方面破解人类社会的千年顽疾：

破解千年顽疾清单

顽疾	传统解释（表层）	国家经济学的诊断（底层）	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
失业	个人失败、需求不足	货币被垄断，导致劳动力被闲置	扩大生育消费
卖淫	道德堕落	无法通过正当劳动获得生存资料	生育铸币+充分就业
贪腐	人性贪婪	一生为钱而活，嗜钱成瘾	不再需要为钱而活
战争	资源争夺、意识形态	互噬性贫困螺旋的最后重构手段	共同富裕+人类和平
经济危机	市场失灵、债务周期	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供需断裂	扩大生育消费
贫困	生产力不足	铸币税被货币垄断制度截留	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
内卷	竞争激烈、赚钱困难	民生资本萎缩，存量博弈加剧	扩大生育消费
阶层固化	出身决定命运	铸币税被截留，底层无力发展	民生资本扩容
精神危机	心理问题	人被钱异化，生命意义被掏空	从“钱的奴隶”中解放

以上九大顽疾，长期被视为互不相关、分属不同领域的独立问题。国家经济学揭示，它们共享同一个病根：货币垄断制度截留铸币税收益，使绝大多数人处于“形式自由、实质被剥削”的状态，在不同社会层面产生不同症状：底层出卖身体（卖淫），中层出卖灵魂（贪腐），顶层制造战争（互噬性螺旋）。它们的解法也指向同一个制度方向：生育铸币制度。这正是国家经济学作为“人的科学”的独特价值：它不只是在现有学科边界内修补局部问题，而是为人类最根本的困境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三）是人类文明的守望者

国家经济学以“人的再生产”为根本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人如何被生产出来、如何存续下去；主张经济发展以保障“人的再生产”为根本目标，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学不是金融资本的奴婢，而是“人类文明的守望者”。

文明的载体是人，人的源头是家庭生育。当一个文明的经济制度不再支撑人的再生产，甚至反过来抽离人的再生产时，这个文明就已经走上了衰亡之路。国家经济学揭示的正是这一底层机制：货币制度如何决定人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如何决定国家存续与文明兴衰。它守望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种制度，而是人类文明能否在代际传承中延续下去这一根本问题。它以“人的再生产”为尺度，衡量一切制度的优劣，为文明的存续提供判断标准。这就是它作为文明守望者的职责。

五、不可替代性

国家经济学不仅回答了“人是怎么来的”这一根本问题，还回答了一个其他学科不回答，也无法回答的核心问题：“货币发行制度如何决定个人与集体的命运，进而决定一个国家的文明兴衰？”

国家经济学将“货币制度—人的再生产—国家存续—文明兴衰”作为完整研究链条，这是任何现有学科都不具备的，因此具有不可替代性。

第六章 结论（元定律）：货币制度定乾坤

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围绕生育劳动本体论、货币本质是劳动力、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批判、生育铸币制度建构、大国博弈与人类文明演进等多重维度进行归纳总结，最后回到“货币制度是决定文明兴衰的根本变量”核心命题，凝练出国家经济学的元定律：货币制度定乾坤。

纵观人类社会古今变迁、大国兴衰与文明迭代，货币发行权的归属与铸币税的分配规则，始终是支配人的再生产、财富分配、经济循环、国家存续乃至文明走向的底层决定性力量。一切经济矛盾、社会内卷、少子化危机、全球霸权掠夺的根源，最终都可追溯至货币制度设计。具体有以下六条核心结论。

第一，价值源头

生育劳动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价值的源头。现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将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圈入银行部门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其本质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是人口危机与经济长期失衡的制度总病根。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将人口视作外生变量，割裂人的再生产与货币价值创造的内在关联，刻意遮蔽生育劳动的经济价值，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提供了理论掩护。

第二，社会分配

货币发行环节是社会财富的第一道分配。谁掌握货币发行权，谁就能占有铸币税

收益。中国明清两代，欧洲金融资本借助美洲近乎零成本的殖民白银持续掠夺中国铸币税，造成中国生育、教育双重塌陷；当下美元霸权依托全球银行货币体系持续抽取各国铸币税，中国若不改革货币制度，历史悲剧或将再度上演。

第三，主权内核

货币发行权是人民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缺失货币主权的人民主权只是形式化权利，没有实质和灵魂。现有政治学理论多聚焦政治投票、公共治理等表层主权形态，普遍忽略货币发行权这一根本权力。唯有将货币发行权回归育儿家庭，让人民实质掌握货币主权，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才有制度根基，人民主权才能实现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完整统一。

第四，制度方案

生育铸币制度是解除人口危机和走出经济困境的系统性制度方案。这一制度能够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生育率、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能够让国家摆脱美元剥削，持续培育人力资本；是抵御外部金融霸权、实现文明永续发展的系统性制度方案。

第五，大国博弈

大国博弈的底层架构是货币制度之争。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将铸币税用于支撑人的再生产，方能掌握国家竞争的长期主动权。中美之间贸易、科技、地缘层面的对抗均为表层冲突，根本矛盾是铸币税掠夺与反掠夺的长期博弈。

第六，人类和平

全球冲突和贫富分化的底层经济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催生的互噬性贫困螺旋：“金融资本无限增殖→实业资本持续萎缩→民生资本逐步清零→社会强制重构”。这是一个自我毁灭循环，最终将引发社会动荡与战乱。各国通过生育铸币制度达成共同富裕，是打破互噬性贫困螺旋、实现人类和平的根本路径。

以上六条结论，共同指向一个根本判断：**货币发行权的归属与铸币税的分配规则，是决定国家兴衰与文明存续的底层规则**。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使银行部门独占铸币税，割裂“家国共生”，制造人口衰败、经济失衡与文明早衰；生育铸币制度将铸币税归还育儿家庭，重建家庭与国家双向滋养的良性循环，将实现民富国强与文明永续。

基于以上结论可知，在大国博弈中，谁能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支撑人的再生产，谁就能赢得未来；反之，谁被别人铸了币，谁将被偷个精光，失去未来。这是货币制度定乾坤。

国家经济学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跳出西方资本中心的经济学范式，

提出以生育劳动为逻辑起点重构货币制度，即主张国家通过生育劳动铸造货币。这是化解当下少子化危机、打通国内大循环、抵御外部金融霸权、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根本改革方案。

生育铸币制度不仅关乎经济效率，更关乎人类文明能否在物质丰裕的时代重新确认自身存续的价值根基。当货币回归家庭、发展回归人民，一个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范式，便有了坚实的经济底座与制度灵魂。